



近思錄

十之十

□ 13
3076
4 止



口18
3076
4

鳥田
藏書

通思錄卷之十

政事類凡六十四條

此卷論臨政處事蓋明乎治道而通乎治法則

施於有政矣凡居官任職事上無下待同列選賢才處世之道具焉

伊川先生上疏曰夫鐘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

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

所以齋戒而告君也心誠則氣直氣專則臣前

後兩得進講未嘗敢不宿齋預戒潛思存誠觀

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

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感人不亦淺

通思錄

卷之十

政事類

乎文集下同○或問伊川未進講已前還有問斷否朱子曰尋常未嘗不誠臨見君時又加意爾如孔子沐浴而告哀公是也○伊川答人示奏藁書云觀

公之意專以畏亂為主願欲公以愛民為先力

言百姓饑且死丐朝廷哀憐因懼將為寇亂所

也不惟告君之體當如是事勢亦宜爾使言民

為可慮而不言民饑將死為可傷則人主徒有

憂懼忿疾之心而無哀矜惻怛之意矣生君之

體必詞順而公方求財以活人祈之以仁愛則

當輕財而重民懼之以利害則將恃財以自保

哀矜之心生則能輕財以救民之死古之時得

丘民則得天下後世以兵制民以財聚眾聚財

者能守保民者為逆後世以兵制民謂民有所不足畏以財養兵謂財

不忍之心而已四井為甸甸為丘得乎

後世以兵制民謂民有所不足畏以財養兵謂財

財直所不可關於是聚財為守國之道以愛

民為守國之道以愛道為邑及民之事多眾人所謂法所拘者然為

之未嘗大戾於法眾亦不甚駭謂之得伸其志

則不可求小補則過今之為政者遠矣人雖異

之不至指為狂也至謂之狂則大駭矣法令有未便於

民者衆人爲之未克拘礙惟先生道德之盛從容裁處故不入民當時之法而有補於民人雖無而不至於駭者亦其存心寬平而區處有方也盡誠爲之不容而後去又何嫌乎此又可以見先生忠厚懇惻之明道先生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苟存愛物之心伊川先生曰君子觀天水違行之象知人情有爭訟之道故凡所作事必謀其始絕訟端於事之始則訟無由生矣謀始之義廣矣若慎交結明契券之類是也下同○訟卦象傳坎下乾上爲訟天西地東流故曰違行交結朋遊親戚也動大券文書曰要約

九二剛之中ナリコトヲ以テ
吉ニ付ナシト云

也此皆生訟之端是易師卦九二在師中克捷慮其始必謹必明師之九二爲師之主恃專則失爲下之道不專則無成功之理故得中爲吉恃專則失爲下之道如衛青不專謂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也也二居中故有得中之象凡師之道威和並至則吉也威而不和則人心懼而離和而少威相濟○世儒有論魯祀周公以天子禮樂以爲周公能爲人臣不能爲之功則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周公之位則爲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爲者皆所當爲也

周公乃盡其職耳師卦九二傳成王幼周公攝政周公成王思其懿德錫

魯以天子之禮樂使祀周公焉孔子曰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或者謂周公能為人臣不能為之功故可用入臣不得用之禮樂夫聖人之於事君也有盡其道而已非有加於職分之外也若職分之外是乃過為矣○太有之九三曰公用亨于天

子小人弗克傳曰三當大有之時居諸侯之位有其富盛必用亨通于天子謂以其有為天子

之有也乃人臣之常義也當大有之時三公侯檀用亨通于天子如朝觀供貢之儀凡所以奉上之道皆不敢自有其有乃為盡人臣之義也若小人處之則專其富有以為私不知公已奉

上之道故曰小人弗克也○人心所從多所親

愛者也常人之情愛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孥之言雖失而多從所憎之言雖善為

惡也苟以親愛而隨之則是私情所與豈合正理故隨之初九出門而交則有功也人心之從違多蔽於

好惡之私而失其是非之正卦重於隨苟惟親暱之隨則違正理矣故必出門而交則無所係累而所從者有功也○隨九五之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

也傳曰隨以得中為善隨之所防者過也蓋心所悅隨則不知其過矣震下兌上為隨震動也兌悅也以悅而動易過

於隨而不自知。故必得中焉。○坎之六四曰樽酒簋用缶

納約自牖終無咎傳曰此言人臣以忠信善道

結於君心必自其所明處乃能入也。樽之酒

復以瓦缶為器質之至也所謂忠信善道也。牖

者室中所以通明也。蓋忠信者納約之本雖懷

而納焉則亦不能入矣。人心有所蔽有所通通

者明處也當就其明處而告之求信則易也故

云納約自牖能如是則雖艱險之時終得無咎

也。人心各有其所蔽各有其所通及其蔽則木

君心蔽於荒樂唯其蔽也故爾雖力詆其荒樂

之非如其不省何必於所不蔽之事推而及之

則能悟其心矣自古能諫其君者未有不因其

所明者也故計直強勁者率多取忤而溫厚明

辨者其說多行。計者發人之陰惡也計直則無

過每至抵牾溫厚者其氣和明辨者其理著故

能非唯告於君者如此為教者亦然夫教必就

人之所長所長者心之所明也從其心之所明

而入然後推及其餘孟子所謂成德達才是也

成德者因其有德而成就之達才者因其有

有才而遂達之皆就其所長開導之也。○恒

之初六曰浚恒貞凶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傳曰初六居下而四為正應四以剛居高又為

二三所隔應初之志異乎常矣而初乃求望之

深是知常而不知變也初與四為位應九與六為之應此理之常也然

為九二九三所隔則已改其常矣初六當常之時知常而不知變求之過深是以至於凶悔也

世之責望故素而至悔咎者皆浚恒者也素舊也

○遯之九三曰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傳曰係

戀之私恩懷小人女子之道也故以畜養臣妾

則吉九三二卜乘六二有係戀之心則失直遯之時矣故有災危然君子用是道以畜其臣

妾則可以固結其欲然君子之待小人亦不如

是也御下之道苟所當去亦不可係戀而姑息也○睽之象曰君子

以同而異傳曰聖賢之處世在天理之常莫不

大同於世俗所同者則有時而獨異聖賢之所

理而已豈顧夫世俗之同異哉故循於天理之

常者聖賢安得不與人同出於流俗之變者聖

賢安得不與人異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

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耳同

能異則不拂於人理之常而亦不徇乎習俗之

化惟理之從耳然其所以為異者乃所以成其

大同也是亦○睽之初九當睽之時雖同德者

相與然小人垂異者至眾若棄絕之不幾盡天下以仇君子乎如此則失含弘之義致凶咎之道也又安能化不善而使之合乎故必見惡人則無咎也初與四位相應而文高陽為同德相與不至至睽孤然當睽之時垂異者眾故必恢含洪之義而無棄絕之意則不善者可化垂異者可合乃無咎也古之聖王所以能化姦凶為善良革仇敵為臣民者由弗絕也弗絕之則開其自新之路而啓其從善之機也睽之九二當睽之時君心未合賢臣在下竭方盡誠期使之信合而已二五相應然時方睽遠上下垂異故二必外竭其力內盡其誠期使疑者信睽

者合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如是宛轉以求其合也內竭其誠以感動君心外盡其力以扶持國政此盡其在我者也推明義理使君之知無不至杜塞蔽惑使君之意無不誠此啓其君者也如是宛轉求之睽者庶其可合所謂遇王于巷也巷者委曲之途也遇非枉道逢迎也巷非邪僻由徑也故象曰遇王于巷未失道也上言遇王于巷亦正理之當然苟遇不以直而至於在道逢迎巷不以正而至於邪僻由徑苟求其合而陷於邪枉則又非遇王于巷之道也○損之九二曰弗損益之傳曰不自損其剛貞則能益其上乃益之也若失其剛貞而

用柔說適足以損之而已剛正不撓乃能有益於君蓋柔邪之人阿

意順目惟務容悅善而遇柔悅善亦不進惡而遇柔悅必長其惡矣故國有儉佞之臣士有諂柔之友皆有損而無益世之愚者有雖無邪心而惟知竭

力順上為忠者蓋不知弗損益之之義也九二非有邪心者但當損下益上之時惟知損已以奉上而不知臣道之少貶未有能致益其君者故有弗損益之之戒○益之初九曰利用為大作元吉無

咎象曰元吉無咎下不厚事也傳曰在下者本不當處厚事厚事重大之事也以為在上所任所以當大事必能濟大事而致元吉乃為無咎

能致元吉則在上者任之為知人已當之為勝任不然則上下皆有咎也大作即厚事之謂也

最下受上之益是當太任者必克○革而無其益猶可悔也况反害乎古人所以重改作也

彖傳事之變更則於太體不能無傷苟非有大益無後患君子不輕於改作○漸之九三曰利禦寇傳曰君子之與小人比也自守

以正豈唯君子自完其已而已乎亦使小人得

不陷於非義是以順道相保禦止其惡也皆陰是君子與小人同列相比也君子以守正而不失其身小人亦以近正而不敢為惡以順

道而相保是○旅之初六曰旅瑣瑣斯其所取

災傳曰志卑之人既處旅困鄙猥瑣細無所不

至乃其所以致悔辱取災咎也初居旅之下故

致困災之道也旅卦九二象傳過剛則暴戾而

附處旅如是○兌之上六曰引兌象曰未光也

傳曰說既極矣又引而長之雖說之之心不已

而事理已過實無所說事之盛則有光輝既極

而強引之長其無意味甚矣豈有光也兌之

極也悅極而復引之事既

過而強為悅何輝光之有○中孚之象曰君子

以議獄緩死傳曰君子之於議獄盡其忠而已

於決死極於惻而已天下之事無所不盡其忠

而議獄緩死最其大者也議獄而無不盡其忠

不心之誠而於議獄緩死則尤其所謹重者也

事有時而當過所以從宜然豈可甚過也如過

恭過哀過儉太過則不可所以小過為順乎宜

也能順乎宜所以大吉小過卦象傳行過乎恭

小過之宜若過之甚則恭為

足恭哀為毀瘠儉為鄙悛又失其宜矣○防

作者

小人之道正已為先小過卦九三傳待小人之

彼雖姦詐將無間之可乘矣其○周公至公不

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蔽周公之心在於天下

以至公無私而進退合其處已也夔夔然存恭

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所以雖

在危疑之地而不失其聖也夔夔戒謹甲順之

篤也蕩蕩明白坦中之義聖人雖當危疑之地

既不忿戾而改常亦不疑懼而失守是為不失

其聖詩曰公孫碩膚赤鳥几几經說下同○詩

膚美也孫避讓也謂有人美而謙避不居也赤

鳥冕服之鳥也几几進退安重貌蓋其恭順安

舒之意

如此

○採察求訪使臣之大務採察民隱求

使職之○明道先生與吳師禮談介甫之學錯

處謂師禮曰為我盡達諸介甫我亦未敢自以

為是如有說願往復此天下公理無彼我果能

明辨不有益于介甫則必有益于我遺書下同

誠懇至詞氣和平如此豈若○天祺在司竹常

愛用一卒長及將代自見其人盜筍皮遂治之

無少貸罪已正待之復如初略不介意其德量

如此德量大則小○因論口將言而囁嚅云若

為喜怒所遷

合開口時要他頭也須開口本註云如荆須是

聽其言也厲嘖嘖欲言而不發之貌厲剛決

口者自然剛決不可回撓安有嘖嘖之能○朱

子曰合開口者亦曰理之所當言樂於期事非

理所得言特取其事○須是就事上學盡振民

之難言而猶言之耳

育德然有所知後立能如此何必讀書然後為

學振民育德脩己治人之事也然必知之至而

後行之至無非學也豈但讀書而謂之學哉

子路亦嘗有是言而夫子斥之何也蓋為學之

道固小專於讀書必以讀書為窮理之本子羔

既未及為學而遽使之以仕為學則非特未知

行之序而且廢窮理之大端臨事錯繆安能各

當其則哉程子之教固以讀書窮理為先務然

不就事而學則捨簡策之外凡應事接物之際

不知所以用其學之間斷○先生見一學者

多矣二者之言各有在也

忙迫問其故曰欲了幾處人事曰某非不欲周

旋人事者曷嘗似賢急迫事雖多為之必有序

未聞可以急遽苟且而處之者○安定之門人徃徃知稽古愛

民矣則於為政也何有胡安定教學者以通經

其問人皆知以稽古愛民為事術治時務明體

古則為政之法愛民則為政之本○門人有曰

吾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不安

告之而人不受則奈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

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

出而人信矣誠意素孚則又曰責善之道要使

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自

辱矣誠意多於言語則在彼有感○職事不可

以巧免職所當為而以圖規避○居是邦不非

其大夫此理最好朱子曰下識上○克勤小物

最難不忽於小○欲當大任須是篤實篤實則

厚而謀慮審固斯可以任大事○凡為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

忿則招拂理勝而氣平則人易曉而聽亦順或

扞格矣○居今之時不安今之法非義也若論

為治不為則已如復為之須於今之法度內處

得其當方為合義若須更改而後為則何義之

有中庸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居下

宜斯為善矣若率意改今之監司多不與州

縣一體監司專欲伺察州縣州縣專欲掩蔽不

若推誠心與之共治有所不逮可教者教之可

督者督之至于不聽擇其甚者去一二使足以

警眾可也○伊川先生曰人惡多事或人憫之

世事雖多盡是人事人事不教人做更責誰做

小事雖多皆人所當為者苟有厭事之意則應之必不盡其理矣

○感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難

時感慨至於殺身而不顧此匹夫匹婦猶或能之若夫從容就義死得其所自非義精仁熟者莫之能也中庸曰白刃可蹈中庸不可入於難惟當夫理張南軒曰君子不避難亦不入於難惟當夫理而已於所不當避而避固私也於所不當預而預乃勇於就難是亦私而已如曾子子思之避寇或不避三仁之或死或不死皆從容平義之所當然而已

○人或勸先生以加禮近貴先生曰何不見責以盡禮而責之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

加也此與子而予不與○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

欲為令或不從奈何曰當以誠意動之今令與

簿不和只是爭私意令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

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已善則唯恐不歸於令積

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過則歸之已善則歸之令非曰姑為此以悅人

蓋事長之道當如是也○問人於議論多欲直已無含容

之氣是氣不平否曰固是氣不平亦是量狹

故常欲已勝而無含容之氣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而量

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見識陋則人已得失之間皆為之動是即量之

狹也故識之大凡別事人都強得惟識量不可

強惟識與量則隨人天資今人有斗筲之量有

釜斛之量有鐘鼎之量十升為斗，斗為十升，器容三十升，釜為斛，十升為鐘，十升為鼎。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

涯有涯亦有時而滿，惟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

者，天資也。聖人之心，純乎道，道本無外，故其量亦無涯。天資者，氣稟也。氣稟則有涯，常人而能學，以通乎道，極其至，則亦聖人之無涯也。天資有量，須有限大

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也。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謝安聞謝玄破苻堅，對客圍碁，報至

不喜，及歸，折屐齒，強終不得也。事見魏晉史。更如人太醉後，益恭謹者，只益恭謹，便是動了。雖與放肆者不同，其為酒所動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

高，益卑謙，只卑謙，便是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為位所動一也。居之如常，而不為異者，量足，驕肆謙恭之不同，然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要皆為彼所動矣。

勉強而成。知道者，雖窮居陋巷，而不如損，雖祿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如益，舉世譽之，而不知道固不為之，而有增損也。今人有所見，卑下者無他，亦是識量不足也。○人纔有意於為公

近思錄

便是私心

公者天理之自然有意為之則計較安排即是私意昔有人典

選其子弟係磨勘皆不為理此乃是私心

廷之選舉也進退之權實非已之所不得而有子弟該磨勘而不為理蓋避私嫌而不知如此是以選舉為已之私恩乃是私意人多言古時用也於此可以識太公之道矣

直不避嫌得後世用此不得自是無入豈是無

時本註云因言少師典舉明道薦才事苟能以至公之心行至公之道何嫌之避何時而

行不可○君實嘗問先生云欲除一人給事中誰

可為者先生曰初若泛論人才却可今既如此

願雖有其人何可言君實曰出於公口入於光

耳又何害先生終不言

泛論人物則無不可若非在下位者所可與矣此制義之方也

○先生云韓持國服義最

不可得一日願與持國范夷叟泛舟于穎昌西

湖須臾客將云有一官員上書謁見人資願將

為有甚急切公事乃是求知已願云太資居位

却不求人乃使人倒來求已甚道理韓維字

純禮字夷叟在位者當勤於求賢台當待人之求知求知者失已使求知者失士夷

叟云只為正叔太執求薦章常事也願云不然

只為曾有不次者不與來求者與之遂致人如

此持國便服○先生因言今日供職只第一件
便做他底不得吏人押申轉運司狀願不曾簽
國子監自係臺省臺省係朝廷官外司有事合
行申狀豈有臺省倒申外司之理只為從前人
只計較利害不計較事體直得恁地春秋書法
王人雖微
只於諸侯上尊王也須看聖人欲止名處見得道名不
正時便至禮樂不興是自然住不得說見論語
則施之於事者顛倒而無序名分不正○學者不
不和禮樂何以興此自然必至之勢○學若不
可不通世務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為則彼為

非甲為財乙為君子存心正大如此其所以講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慮當在事外○蘇
氏曰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此以
地之遠近言也說先事而圖之則事全而無
患此以時之遠近言也然其理則一也○聖人之責人也常緩便
見只欲事正無顯人過惡之意○伊川先生云
今之守令唯制民之產不能行一事不得為其他在法
度中今州縣令甚有可為者患人不為耳制民之產謂井
田貢助之法
○明道先生作縣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
常曰顯常愧此四字○伊川每見人論前輩之

短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揚人之短本為○劉

安禮云王荆公執政議法改令言者攻之甚力新法議定口令改論新法非攻者初

明道先生嘗被旨赴中堂議事荆公方怒言者新法初命

厲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

公平氣以聽荆公為之媿屈附錄下同○劉

人也熙寧初王荆公安石參知政事制新法

中外皆言其不便荆公獨憤然不顧明道先生

權監察御史裏行被旨赴中堂議事從容一言

之間荆公乃為之媿屈蓋有以破其私已之見

而消其忿○劉安禮問臨民明道先生曰使民

各得輸其情民情皆得以上聞則自無不得其

問御使曰正已以格物居上既正則下有所感

然不能為下亦未能使下不盡其情偽也太抵

使人常在其前已嘗為之則能使人文集○樂

○坎維心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險苟處之心

亨不疑則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坎為重險故

以剛居中故外雖有積險其中心自亨通而

無所疑懼也心亨而無疑則可以出險矣今

水臨萬仞之山要下即下無復疑滯之在前惟

新法初命

知有義理而已則復何回避所以心通易說下以坎象而言人於義理苟能信之篤行之以決如水之就下則沛然而莫禦何往而不心亨哉

○人所以不能行已者於其所難者則情其異俗者雖易而羞縮惟心弘則不顧人之非笑所趨義理耳視天下莫能移其道志不立氣不充縮惟心弘則立志遠大義理勝則氣充然為之人亦未必怪正以在已者義理不勝情與羞縮之病消則有長不消則病常在意思礙礙無由作事滕文公行年之喪始也父兄百官皆不欲又公以義理所當為發衰戚之誠心人亦莫不悅服所患在我義理不勝則

不能自強故有情與羞縮之患在古氣節之士冒死以有為於義未必中然非有志弊者莫能况吾於義理已明何為不為志氣感發雖未必中於義而死且縮之為舉重明輕所以激昂柔懦之士○姤初六羸豕孚蹢躅豕方羸時力未能動然至誠在於蹢躅得伸則伸矣羸弱也蹢躅跳躍也豕性陰躁雖當羸弱之時其誠心未嘗不在於動也得肆則肆矣猶小人雖困志在求如李德裕處置閹宦徒知其帖息威伏而忽於志不忘逞照察少不至則失其幾也唐武宗時德裕為相君臣契合莫能間之宦寺之徒帖息畏伏誠若無能為者

而不知其志在求逞也繼嗣重事卒定於官
者之手而德裕逐矣蓋幾微之間所當深察
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益於已絆亦了此文義已一益也不出入取益一益也謂有
益於已絆授人數數已亦了此文義一益也數牽繫也
猶煩數也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一益也常以
因已而壞人之才為憂則不敢隨四益也語錄
疑當在十卷之末

近思錄卷之十終

近思錄卷之十一

教學類凡二十一條

此卷論教人之道蓋君子進則推斯道以覺天下退則明斯道以淑其徒所謂得英才而教育之即新民之事也

濂溪先生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

固惡為猛為隘為強梁柔善為慈為順為異惡

為懦弱為無斷為邪佞朱子曰氣稟剛柔固陰陽之太分而其中又各有善惡之分焉惡者固為非正而善者亦未必皆得乎中也

惟中也者和也

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朱子曰此以得性之

正而三言也然其以利為中與中庸不合蓋就中者發無過不及者而言之如書所謂允執厥中者

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

通書○朱子曰易其惡則剛柔皆宜有嚴毅

矣慈順之德而無強梁懦弱之病又至其中則

其或為嚴毅或為慈順也又皆○伊川先生曰

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古者子生能食則

則教之大學之法以豫為先人之幼也知思未

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

且當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

以他言感之不能入也學記曰禁於未發之謂

若為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

於內眾口辨言鑠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文

○教之不見及其稍長內為物欲所陷滯外

為流俗所銷靡欲其心德之無偏駁難矣○

觀之上九曰觀其生君子無咎象曰觀其生志

未平也傳曰君子雖不在位然以人觀其德用

為儀法故當自慎省觀其所生常不失於君子

則人不失所望而化之矣上為無位之地故曰

高而在上固眾人所觀瞻而用為法則者要當

謹畏及觀內省已之所為常不違乎君子之道

而後人心慰滿不可以不在於位故安然放意

無所事也易傳○釋法也言高尚○聖人

之士亦不可以輕意肆志也

之道如天然與衆人之識甚殊邈也門人弟子
既親炙而後益知其高遠既若不可及則趨望
之心息矣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聖人教人
常俯而就之蓋亦因其資以設教不使之徒見高遠而自沮也事上臨喪不敢
不勉君子之常行不困於酒尤其近也而以已
處之者不獨使夫資之下者勉思企及而才之
高者亦不敢易乎近矣經說○說見論語道固
在聖人無事乎思勉耳夫子設教固常○明道
先生曰曼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

得令作文字

志輕才俊者惰於檢束而樂於馳
作文字則得以用其才而長其輕俊矣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

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
如王真顏柳輩誠為好人則有之魯見有善書

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一用於此非惟徒廢時日
於道便有妨處足知喪志也遺書下同○士有

南顏魯公真卿柳河東公權皆工書札亦各有
風節表見當世然終不足以知道蓋專工一藝
豈特徒費時日妨於學問而志○胡安定在湖

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於中如

治民治兵水利筭數之類營言劉晏善治水利

後累為政皆興水利有功治民如政教施設之方治兵如戰陣部伍

之法水利如江河渠堰之利筭數如律曆九章之數凡立言欲涵蓄意

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知德者玩其意而不厭無德者守其

說而不惑朱子曰近看尹先生論語說教

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自教之歌舞如古詩

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關雎之類正家之始故

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

簡與今人未易曉欲別作詩略言教童子洒掃

應對事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子厚

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禮以奉

為本上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學者從事乎此語

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不惟所聞不深徹反將

理低看學者見所未到而驟以盡之則彼不

舞射便見人誠古之教人莫非使之成也

舞者所以篤其和射者所以正其志自洒掃應

對上便可到聖人事誠誠之至即是聖人事

自幼子常視無誑以上便是教以聖人事無本

○說見曲禮視與示不同誑欺妄也小未有知常示以正事此即聖人無妄之道也○先

傳後倦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

教以大者遠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

遠大也子游譏子夏之門人於洒掃應對進退

子夏聞而非之曰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蓋君子教人先後有序不容躐等而驟進非謂傳以近小者於先而不教以遠大者於後也

○朱子曰洒掃應對精義入神事有大小而理無大小故隨其所處而皆不可不盡愚謂子夏正謂教人小大有別前段程子之說却就洒掃應對上發明理無大小自是一義

伊川

先生曰說書必非古意轉使人薄學者須是潛

心積慮優游涵養使之自得今日說盡只是

教得薄至如漢時說下帷講誦猶未必說書

頃索至於口耳之傳未矣下帷講誦如董仲舒之徒說見漢史

○古者八歲入

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聚之不肖者

復之農畝蓋士農不易業既入學則不治農然

後士農判古者自國之貴遊子弟及士庶人之

子八歲則皆入小學十五則入大學

然後擇其材之可教者聚之於

在學之養若士

大夫之子則不慮無養雖庶人之子既入學則

亦必有養古之士自十五入學至四十五方仕中

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
 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稚間已有
 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古人必使四十
 而仕然後志定只營衣食却無害惟利祿之誘
 最害人本注云人有養便方定志於學○先王設教養之周而待之久上有志重於修己而緩於上意趨善立於成德後世反是只營衣食者未於力外之內未足以奪志故無害若誘於利祿則所學皆非為己而根本已撥矣故害最甚○天下有多
 少才只為道不明於天下故不得有所成就且
 古者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如今人怎生會得

古人於詩如今人歌曲一般雖閭巷童稚皆習
 聞其說而曉其義故能興起於詩後世老師宿
 儒尚不能曉其義怎生責得學者是不得興於
 詩也古人歌詩必且熟其說而通達其義故吟誦之間足以感發其善心而懲創其免也
 古禮既廢人倫不明以至治家皆無法度是不
 得立於禮也禮所以叙人倫而施之於家國者百有法度以為據依故能有正也
 古人有歌詠以養其性情聲音以養其耳目舞
 蹈以養其血脉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歌誦詩溫柔敦厚有以養其性情也五聲成文八音相比馮敎躡數節奏和平有以養其耳目也

至於手之舞足之蹈執其初節干戚之器習其
屈伸俯仰綴兆舒疾之文是以容貌得莊行立
得正進退得齊心志條暢而血氣和平是有以養其血脈也
古之成材也易

今之成材也難○孔子教人不憤不啓不悱不

發蓋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固待憤悱而後

發則沛然矣學者須是深思之思之不得然後

為他說便好朱子曰憤者心未通而未得之意
悱者口欲言而未成之貌啓謂開

其意發達其辭愚謂不待憤悱而遽啓發之
則未嘗深思其受病之也必淺既無所得其聽之
也若一啓發於憤悱之餘則思深矣初學者須是
力窮而條爾有得必沛然而通達矣且為他說不然非獨他不曉亦止人好問之心

也此又誘進
初學之道○橫渠先生曰恭敬樽節退讓以

明禮仁之至也愛道之極也曲禮曰君子恭敬
樽節退讓以明禮

鄭氏曰樽猶屬也謂屬就乎節約也恭敬者禮
之本樽節退讓者禮之文君子從事乎此則視

聽言動之間天理流行人欲消盡而心德全矣
是仁之至也恭敬則無忽慢樽節則無驕溢退

讓則無怨爭是皆所
以盡仁愛之道者也已不勉明則人無從倡道

無從弘教無從成矣正蒙○明謂明禮也人心
以禮而倡率道必以禮而

先大教必以
禮而成就○學記曰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

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安其誠其材
皆謂受教者人未安

之又進之未喻之又告之徒使人生此節目不

盡材不顧安不由誠皆是施之妄也此言進而不顧其安

徒使人生此節目蓋二患實相因而然皆陵節躐等不當其可而施之也教人至難

必盡人之材乃不誤人觀可及處然後告之聖

人之明直若庖丁之解牛皆知其隙刃投餘地

無全牛矣此言教人必盡其材聖人隨材施教各當其可如庖丁解牛洞見間隙無

全牛矣人事人之才足以有為但以其不由於誠

則不盡其才若曰勉率而為之則豈有由誠哉

橫渠禮記說下同○此言使人不由其誠勉強為之而無誠意雖材所可為者亦不能盡之矣

○朱子曰嘗見橫渠簡與人謂其子曰來誦書不熟宜教他熟誦盡其誠與材○古之

小兒便能敬事長者與之提携則兩手奉長者

之手問之掩口而對說見曲禮捧手習其持尊者

屏氣蓋稍不敬事便不忠信故教小兒且先安

詳恭敬安詳則不躁率恭敬則不誕慢此忠信之本也○孟子曰人不

足與適也政不足與聞也唯大人為能格君心

之非非惟君心至于明游學者之際彼雖議論

異同未欲深較惟整理其心使歸之正豈小補

哉橫渠子而子說

近思錄卷之十一 終

近思錄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近思錄卷之十一

警戒類凡三十三條

此卷論戒謹之道修己治人常當存敬省之意

不然則私慾易萌善日消而惡日積矣

濂溪先生曰仲由喜聞過今名無窮焉公又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且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通書○子路有改過遷善之實故令名無窮焉伊川先生曰德善日積則福祿日臻德踰於祿則雖盛而非滿自古隆盛未有不失道而喪敗者也易傳下同○泰卦九

三傳德勝於祿則所享者雖厚而不少為過祿過其德則所享者雖薄且不能勝况於隆盛乎隆

盛之喪敗必自無德者致之也。○人之於豫樂心說之故遲遲遂至於耽戀不能已也。豫之六二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其去之速不俟終日故貞正而吉也。
人處豫樂易至耽戀六二中正上又無應特立自守其節之堅介然如石無所轉移也其去之速不俟終日
 處豫不可安且久也久則溺矣如二可謂見幾而作者也蓋中正故其守堅而能辯之早去之速也。
惟其自守之堅故能見幾而作
 ○人君致危亡之道非一而以豫為多。
豫卦六五傳衰世之君大率以逸豫致危
 亡之可不深戒哉。○聖人為戒必於方盛之時方其盛而

不知戒故狃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紀綱壞忘禍亂則豐孽萌是以浸淫不知亂之至也。
柔傳驕侈每生於安富之餘綱紀每廢於舒肆之日豐端禍孽每兆於無虞之中故方盛之時實將衰之漸聖人為戒於早則可保其長盛矣
 ○復之六三以陰躁處動之極復之頻數而不能固者也。
 復貴安固頻復頻失

不安於復也復善而屢失危之道也。
而屢失不常其德危之道也
 聖人開其遷善之道與其復而危其屢失故云屢無咎不可以頻失而戒其復

也頻失則為危屢復何咎過在失而不在復也
屢失故危屢復故無咎無咎者補過之稱

劉質夫曰頻復不已遂至迷復
劉絢字質夫程子門人也

頻復頻失而不止久則玩愒而不可復必至上六之迷復矣

睽極則睚戾而難合剛極則躁暴而不詳明

極則過察而多疑睽之上九有六三之正應實

不孤而其才性如此自睽孤也
兌下離上為睽睽之極也以九居上是剛之極也居離之終是明之極也有是二者何往而不睽孤哉雖有正應亦不

如人雖有親黨而多自疑猜妄生乖離
合矣

雖處骨肉親黨之間而常孤獨也
多自疑猜過明之患也

生乖離過剛好睽之致也○解之六三曰負且乘致寇至貞

吝傳曰小人而竊盛位雖勉為正事而氣質卑

下本非在上之物終可吝也
負者小人之事也乘者君子之器也

故為小人竊盛位之象勉為正事者貞也然而陰柔卑下之質貞居內卦之上非其所安是以

若能太正則如何曰太正非陰柔所能也若

能之則是化為君子矣○益之上九曰莫益之

或擊之傳曰理者天下之至公利者衆人所同

欲苟公其心不失其正理則與衆同利無侵於

人人亦欲與之若切於好利蔽於自私未自益
以損於人則人亦與之力爭故莫肯益之而有
擊奪之者矣在上者推至公之理而與衆同其
之心而惟欲利己則人亦各欲利其己而奪其
所利矣益之上九人莫益之而或擊之者以其
求益之過也
○良之九二曰良其限列其黃厲薰心
傳曰夫止道貴乎得宜行止不能以時而定於
一其堅強如此則處世乖戾與物睽絕其危甚
矣界限分也列絕也黃脊肉也亦一身上下之
限也三居內卦之上實內外之分故取象皆
爲限止之義所貴於止者謂各得所宜且而無
過與不及也苟不度時中而一於限止焉堅執

強忍如此則違世絕物危厲甚矣人之固止一隅而舉世莫與
宜者則艱蹇忿畏焚撓其中豈有安裕之理厲
薰心謂不安之勢薰燦其中也○大率以說而
動安有不失正者歸妹柔傳兌下震上爲歸妹
兌悅也震動也心有所以好樂
則不得其正况從
欲而忘返者耶
○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婦有
倡隨之理此常理也若徇情肆欲唯說其動男
牽欲而失其剛婦徃說而忘其順則凶而無所
利矣同上震長男兌少女以說而動則徇
情肆欲必且失其常理而致凶矣
○雖
舜之聖且畏巧言令色說之惑人易入而可懼

也如此兌卦六五傳巧言者工佞之言令色者善柔之色皆務以悅人也人心真順惡

逆故功言令色易以惑人凡是則經說也治冰天下之大是則經說也

任也非其至公之心能捨已從人盡天下之議

則不能成其功豈方命圮族者所能乎力不順也命天

理也圮毀也族類也夫任天下之大事者非一

人之私智所能集要必合天下之謀而後可也

苟上下不順乎天理下不依乎群情待其才智任已而行焉能有濟鯀雖九年而

功弗成然其所治固非他人所及也惟其功有

叙故其自任益強嗾戾圮類益甚公議隔而人

心離矣是其惡益顯而功卒不可成也經說下

議隔而得失莫聞人心離乎而事功莫與共之者矣

○君子敬以直內微

生高所枉雖小而害則大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醢焉乞諸其鄰

而與之微生姓高名君子敬以直內不容有二

毫之邪枉所謂直也微生高以無為有曲意徇

人蓋邪枉之態不能掩者其事雖微所以

以害於其直者甚大故聖人因以立教○人有

欲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怨謝上蔡曰剛與欲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

故常伸於萬物之上意物極○人之過也各於

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

愛小人傷於忍君子小人之分在於仁與不仁而已故仁者之過常在於厚與

行思錄

五

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遺書下同○君子之學非特其學為務外而傲為己而已以學問驕人情敗德學亦不進矣

○人以料事為明便驕人逆詐億不信去也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

也億未見而意之也愚謂事而無情曰詐言而無實曰不信詐者巧而不信者誕也揚子雲謂匿行曰詐易言曰誕是也若事未顯而逆料臆度之則自流於巧而惑於疑未必得事之情實矣人以料事為明者必至於此○人於外物奉

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面物好時却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却已先不好了也所謂以小害大○人於天理

者是只為嗜欲亂著他莊子言其嗜欲深者其

天機淺此言却最是嗜欲多則志亂氣昏而天

○伊川先生曰閱機事之久機心必生蓋方其

閱時心必喜既喜則如種下種子莊子曰有機

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疑病者未有事至時先有疑端

在心周羅事者先有周事之端在心皆病也周

羅俾語猶兜攬也事未至而有疑疑喜事之端則

事至之時有不適疑而疑不適當攬而攬者矣故

治心者必去其端○較事大小其弊為枉尺直尋之病

則有冒而為之者原其初心止於權大小遂至狂尺直尋其未流之弊乃有不可勝言矣○

小人小丈夫不合小了他本不是惡性無不善而局於氣

質汨於利慾者自小之耳○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為之便

是私事雖出於公而以私意為之即是私也故學者以正心為本論人者必察其心不徒

考其○做官奪人志仕而志於富貴者固不必

境而此志動於喜怒愛惡之私或經營於建功立業之間而此志陷於計度區畫之巧德味成

而從政者未有不奪其志○驕是氣盈吝是氣歉志學者所當深省也

人若各時於財上亦不足於事上亦不足凡百

事皆不足必有歉歉之色也驕吝各鄙陋也驕氣盈者常覺其

有餘吝氣歉者常覺其不足惟君子○未知道所志者道故無時而盈亦無所不足

者如醉人方其醉時無所不至及其醒也莫不

愧恥人之未知學者自視以為無缺及既知學

反思前日所為則駭且懼矣○邢七云一日二

點檢明道先生曰可哀也哉其餘時理會其事

蓋做三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曾用功又多逐人

面上說一般話明道責之邢曰無可說明道曰

無可說便不得不說曾子三省謂日以三事自

次點檢○橫渠先生曰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

無所猷為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
 遊之樂爾正蒙○鄭衛之音悲哀令人意思留連
 又生意怠惰之意從而致驕淫之心雖珍玩奇貨
 其始感人也亦不如是切從而生無限嗜好故
 孔子曰必放之亦是聖人經歷過但聖人能不
 為物所移耳橫渠禮樂說○孟子言反經特於鄉原
 之後者以鄉原大者不先立心中初無作惟是
 左右看順人情不欲違一生如此橫渠孟子說
○經常也古
今不易之常道也是是非非必有定理而好善
惡惡必有定見今鄉原浮沉俯仰無所可不可

其義理不立中無所主惟務悅人以此終身乃
 亂常之尤者君子反經復其常道則是非昭然
 而鄉原偽言偽行
 不得以惑之矣

近思錄卷之十二 終

近思錄卷之十三

辨異端類凡十四條

此卷辨異端蓋君子之

尤不可以下明苟於此有毫釐之未辨則貽害於人心者甚矣

明道先生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

於楊墨

楊朱墨翟等見孟子申韓不害若鄭人以刑名干韓昭侯昭侯用以為相韓非韓

之諸公子善刑名法術之學佛者本西域之胡為寂滅之學自漢以來其說始入中國立者周柱下史老聃也其書論清淨無為之道楊氏為我疑於仁墨氏蕪

變疑於義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只闢楊墨

為其惑世之甚也

楊氏為我可謂自私而一小仁矣然而猶疑似於無欲之仁

墨氏之義，蓋愛可謂之濫，而無義矣。然猶疑似於無私之義，故足以惑人也。若申韓之刑名功利，濫而而易見，故孟子但闢楊墨，恐其為人心之害而申韓不足闢也。佛老其言近

理，又非楊墨之比。此所以為害尤甚楊墨也。嘗亦經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遺書山向○佛氏

德皆近於理，又非楊墨之比，故其為人心之害尤甚。楊子曰：古者楊墨塞路，而孔子雖而闢之，廓如也。○朱子曰：楊朱即老聃弟。○伊川先生

曰：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終則不可救。如師也，過商也不及於聖人，中道師只是過於厚些，商只是不及些。然而厚則漸至於

兼愛不及，則便至於為我。其過不及，同出於儒者。其末遂至楊墨，至如楊墨亦未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便至於此。蓋其害必至於是也。

張名商子，夏名子，張才高，志廣，又愛兼容，故常過乎中。子夏篤信，自守規矩謹密，故常不及乎中。二子於道亦未遠也。然師之過，其流必至於墨氏之兼愛，子夏之不及，其後傳田子方，方之後為其周是楊氏為我之學也。孟子推楊墨之極致，則兼愛者至於無父，蓋愛其父亦同於路人，是無父也。為我者至於無君，蓋自私自利其身而不知有上下，是無君也。○明道先

生曰：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

亦或
作天

君臣在所嚴以至為夫婦為長幼為朋友無所
為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毀人
倫去四大者其分於道也遠矣物由道而形故
道外無物道以
物而具故物外無道人於天地間不能遺物而
獨立故無適而非道也今釋氏乃毀棄人倫滅
除四大其戾於道遠矣釋氏以地水火風為四
大謂四大幻假而成人身寂滅幻根斷除一切
故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若有適有莫則於道為有間非天地之全也
也莫不可也此從也君子之於天下無可無不
可惟義之從也今釋氏可以寂滅無為而不可
以察理應事必欲斷除外相始見彼釋氏之學
法性非天地本然全體之性矣

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
釋氏習定欲得此心收斂虛靜亦若所謂敬
以直內然有體而無用絕滅倫理何有於義故
滯固者入於枯槁既通者歸於空肆此佛之教
所以為隘也吾道則不然率性而已斯理也聖
人於易備言之釋氏離器以為道故於日用事
物之間或拘或肆皆為之病名
為大自在而實則隘陋而一毫小吝也此五言備
率性之道動靜各正既不病於拘亦不至於肆
聖人贊易所謂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
可與存義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時止則止時行
則行動靜不失其時
體用本末備言之矣

又曰佛有一箇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然

近思錄卷三

三

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佛

禪者覺也覺者心無倚著靈覺不昧所謂常惺惺法若可敬以直內矣然而無制事之義則其所謂覺者猶無寸之尺無星之兩其直內之本亦非矣

○釋氏本怖死生為利豈是公道釋氏謂有生則有滅故有

輪迴今求不生不滅之理可免輪迴之苦此本出於利己之私意也惟務上達而

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

但有間斷非道也絕學而求頓悟故無下學上明理泯迹以求

夫道器本不相離今捨物以心豈知道者哉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彼

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一段則無矣

朱子曰釋氏恍惚之間啓見得心性影了都不見裏面許多道理故使有存養之功亦只在養

得他所以見影彼固曰出家獨善便於道體自不足

道本不倫今日出家或曰釋氏地獄之類皆則於道體虧大矣

是為下根之人設此怖令為善先生曰至誠貫

天地人尚有不化豈有立偽教而人可化乎以上

明道○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濬聲義色以

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顏淵問為邦

孔子既告之以一帝二王之事而復戒以放鄭

聲遠佞人曰鄭聲濫佞人殆彼佞人者是他一

邊仗耳然而於已則危只是能使人移故危也
至於禹之言曰何畏乎巧言令色直消言與只
是須著如此戒慎猶恐不免釋氏之學更不消
言常戒到自家自信後便不能亂得初學立心
未定必屏
遠異端之說信道既
篤乃可考辨其失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
有此理只為從那裏來生生之謂易生則一時
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昏推不得不可
道他物不與有也天地之理流行化生人之與
物均有是生則亦均具是理
所謂萬物一體也然人所稟之氣通
故能推物所稟之氣塞故不能推人只為自

私將自家軀殼上頭起意故看得道理小了他
底放這身來都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
人知萬物一體之理不為私
己之見自然與物各得其所釋氏以不知此去
他身上起意思奈何那身不得故却厭惡要得
去盡根塵為心源不定故要得如枯木死灰然
沒此理要有此理除是死也釋氏惟不知萬物
一體順理而行本
無障礙顯乃自生私見為吾身不能不交於物
也遂欲盡去根塵空諸所有佛書以耳目口鼻
身意為六根以色聲香味觸法為六塵其說謂
幻塵滅故幻根亦滅幻根滅故幻心亦滅然心
本生道有體則有用豈容絕滅哉釋氏其實是愛身放不得故

說許多譬如負販之壘已載不起猶自更取物
在身又如抱石投河以其重愈沉終不道放下
石頭惟嫌重也原釋氏之初本是愛中一妄生計
戰欲出離生死而不知法私已

之念本無事也○人有語道氣者問先生曰君亦有術
乎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節嗜欲定
心氣如斯而已矣聖賢養生順理室慾而已豈
若偏曲之士為長生久視之

佛氏○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
形而上者與聖人同乎形而上者性命也陰陽
晝夜死生古今乃天命
之流行一氣之屈伸釋氏推為輪迴為
幻妄則其所談性命亦異乎聖人矣○釋氏

之說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窮固
已化而為佛矣只且於跡上考之其設教如是
則其心果如何固難為取其心不取其迹有是
心則有是迹王通言心跡之判便是亂說故不
若且於迹上斷定不與聖人合其言有合處則
吾道固已有有不合者固所不取如是立定却
省易此言雖為初學立心未定者說然子而子關
揚墨亦不過考其迹而推其心極中於無
父無君此實辯
異端之要領也○問神德之說有諸曰若說自
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鍊氣以

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鑪火置之風中則易
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又問揚子言聖
人不師僊術異也聖人能為此等事否曰此
是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使
聖人肯為周孔為之矣人之精氣聚則生散則
死彼有見於造化之機
竊而用之使精氣固結而不散故能獨壽此
理之所有也顧其自私小技垂賢弗為耳
謝顯道歷舉佛說與吾儒同處問伊川先生先
生先生曰恁地同處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
差却外書曰大本既差則
其說似同而實異○橫渠先生曰釋氏

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太用反以六根之微因
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為幻妄範圍
猶哉
成也聖人盡性故能裁成天地之道釋氏欲識
性而不知範圍之用則是夫嘗知性也謂六根
悉本天地六根起滅無有實相天地日月等為幻妄
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此所以語大語小流道失
中厭此身之小則蔽其用而不能推樂虛空之
大則溺其志而不能反故其語大語小展轉
流道皆
失其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
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之盡性
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上下四方為六合謂六
合在虛空中特一微塵

芥子耳所以言虛空之大一切有為法如夢幻
泡影所以言入世之微此皆不能窮理盡性之
塵芥六合謂天地為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

能究其所從也正蒙下同○佛說謂虛空無窮
莫知所從來也○太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蓋陰陽之運其所以然
者即道也體用相因精粗異間小可以有無分
後世異端見道不明始以道為無以器為有有
者為幻妄為土苴無者為玄妙為真空析有無

而一之皆諸子之陋見也○浮圖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
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精氣聚則為人散則為鬼散則漸滅

可謂知入乎人生日用無非天理之當然釋氏指為浮生幻化豈為知入乎天

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知天乎天人一理舍乃棄人車而求天

變為輪迴未之思也太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
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圖劇論要歸心謂死生

流轉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本注云悟則有義自命均

通陰陽則知死生之說何所謂輪迴自其說熾
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墻已為引取論昏

其間指為大道乃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知愚
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滌耳目
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崇尚之言遂冥然被驅
因謂聖人可不脩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
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
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
治所以忽德所以亂世儒於聖門未有所見而
耳目習熟固已陷溺於異
端乃謂小彼修為世成佛不其文字教外別
傳不修而至故謂不必求其迹不學而知故謂
不必事其文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偽下無學以

或信也
或不信也

稽其弊自古詖淫邪遁之辭倉然並興一出於
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自非獨立不懼精一自
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
計得失哉詭服異行非修先王之禮何以防其
偽邪說異教非通聖人之學何以稽
其弊

近思錄卷十三

近思錄卷之十四

觀聖賢類凡二十六條

此卷論聖賢相傳之統而諸子附焉斷自

唐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道統相傳至于孔子孔子傳之顏曾曾子傳之思子思傳之孟子遂無傳焉於是楚有荀卿漢有毛萇董仲舒楊雄諸葛亮隋有王通唐有韓愈雖味能傳斯道之統然其立言立事有補於世教者所當考也逮于本朝人文再開則周子曾子程子張子推廣之而聖學復明道統復續故備著之

明道先生曰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



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
 之皆是聖人遺書下同○性之者生而知之安
 反之者學而知之利而行之修身體道以復其
 性者也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蓋亦生知之
 性也禹克勤克儉不矜不伐蓋亦學能之事也
 ○仲尼元氣也顏子春
 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夫子太聖之資猶元氣
 溪罔見間隙顏子亞聖之才如春陽塊北發生
 萬物四時之首衆善之長也孟子亦亞聖之才
 剛烈明辯整齊嚴肅故并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顏子亦不違
 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
 也孟子則露其材蓋亦時然而已夫子道全德備故無所不

包顏子不違如愚與聖人合德後世可想其自
 然和氣嘿而成之不言而信者也孟子英材發
 越蓋亦戰國之時世道益衰異端益熾又無夫
 子王盟於其上故其衛道之嚴辯論之明不得
 不然也仲尼天地也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
 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見之矣天地者高
 也和風慶雲協氣禪光也者泰山巖巖者峻極不可踰越也仲尼無迹顏子
 微有跡孟子其跡著夫子渾然天成故無迹顏
 為仁之問喟然之嘆猶可窺測其微孔子儘是
 至於孟子則發明底蘊故其跡彰彰孔子儘是
 明快人顏子儘豈弟孟子儘雄辨夫子清明在躬猶青天白日
 故極其豈弟孟子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故極

其雄辨○此段反覆形容大聖太賢氣象各臻其妙古今之言聖賢未有若斯者也學者其潛心焉○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

不至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極好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

語只被氣象卑終不類道曾子悟一貫之旨已傳聖人之學矣至其

易箴之言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可矣自非樂善不倦安行天理一息尚存必歸于正夫豈一時之所能勉強哉○遺書又曰曾子疾病

只要以正不慮死與武王殺一不辜行一不義得天下不為同心○傳經為難如聖人之後纔百年傳

之已差聖人之學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

董仲舒云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此傷不絕也云云

道何嘗息只是人不由之道非亡也幽厲不由

也羣經定于夫子之手至孟子時纔百年間微言絕而大義乖矣猶賴曾子之門有傳子思

孟子之徒相繼述提綱挈領關邪輔正以垂萬世如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書可見矣○

荀卿才高其過多揚雄才短其過少荀卿名况字卿為楚

蘭陵令揚雄字子雲為漢光祿卿荀卿才高敢為異論如以人性為惡以子思孟子為非其過多揚雄才短如作太玄以擬易法言以○荀子

擬論語皆模倣前聖之遺言其過少

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

已自不識性更說甚道率性之謂道荀子性惡揚子善惡混均之不識

本然之性○董仲舒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

道不計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自春秋以來舉世皆趨功利仲舒此言最為純正○朱子曰仲舒所立甚高後世所以不如古人者以道義功利關

不立甚高後世所以不如古人者以道義功利關耳○漢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

見道不甚分明下此即至楊雄規模又窄狹矣

毛萇治詩為河間獻王博士仲舒舉賢良對策為膠西相二子言治皆以修身齊家為本先德教而後功利最為得聖賢意揚雄以清淨寂寞為道無儒者規模○或問伊川謂仲舒見道不分明朱子曰如云性者生之質性非教化不成似不識本然之性又問何所主而取毛公曰改之詩傳緊要有數處如關雎所謂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要之亦不多見只是氣象大槩好○林希謂揚雄為祿

隱揚雄後人只為見他著書便須要做他是怎

生做得是祿隱謂浮沈下位依祿而隱即祿仕之意也雄失身事奔以是祿隱何辭

而○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

之無私心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孔明必

求有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為也

諸葛亮字孔明東漢末曹操據漢將篡孔明輔先主志欲攘除姦兇興復漢室而其規模宏遠操心公平有王佐之心然於王道則有所未盡蓋聖人之道如天地發育無有私意行一不義雖可以得天下而不為先主以詐取劉璋孔明不得以無責蓋其志於有成行不義而不暇顧若聖人則寧漢無也若劉表子琮將為曹公所并興不忍為此也

取而興劉氏可也

先王依劉表曹操南侵會表

荆州先王不忍琮降則地歸曹氏矣取以興漢

何負於表較之取劉璋則曲直有間矣或謂先

主雖得荆州未必能禦曹操

然此又特以利鈍言者也

者氣象

孔明雖嘗學申韓然資質好却有正大氣象

修舉而人心豫附名正

言順禮樂其庶幾乎

文中子本是一隱君

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附會成書其間極有格

言荀揚道不到處

文中子王氏名通隋末不仕

教授於河汾其弟王凝子福

時等以其議論增益為書名曰中說

朱子曰

其書多為人添入真偽難見然好處甚多就中

論世變因革處說得極好又曰文中子論治體

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

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

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才見

此人至如斷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與揚擇焉

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

論孟氏之與荀揚尤其卓然一見也○學本是備德有德然後有

言退之却倒學了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

得古之學者務修己而已德之既盛則發於言辭有自然之文退之反因學文而有所見

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

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

言所傳者何事朱子曰韓文公見得大意已分

就身上細密做工夫○周茂叔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見

庭堅所作詩序李延平每誦此其為政精密嚴

言以為善形容有道者氣象通書附錄○見潘延之所撰其基

恕務盡道理又孔經父祭文云公年壯盛下色

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皆傾○伊川先生撰明道先生行狀曰

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資稟得於天純粹

如精金純粹而不雜溫潤如良玉溫良而寬而有制

寬大而和而不流和易而有節忠誠貫於金石忠誠

有規矩可貫於孝悌通於神明孝悌之至可視其色其

接物也如春陽之溫春陽發達益然其和聽其言其入人

也如時雨之潤優游而不迫胸懷洞然徹視無

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胸次洞達無

其學識所蘊則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上

一節言資稟之粹充養之厚也先生行已內正於敬而行之以

怨本正而一怨則其用公而博見善若出諸

已善與人爲善也不欲弗施於人視人猶己也居廣居而行

大道居天下之廣居不安於狹陋言有物而行

有常言必有實故曰物行必有馬故曰先生爲常○以上一節言行已之本末也

先生爲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

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

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

按濂溪先生爲南安軍司理參軍時程公勳講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知道

也因與爲友且使其二子受學焉而程氏遺書

有言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

也之意明道學於濂溪者雖得其大意然其博

求精察益有所開以抵於成者尤多自得之功

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明則有以識其理知盡性

至命必本於孝悌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孝悌窮神見

第四卷樂記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通乎禮則知萬化散殊之迹通乎樂則窮神化同辨異端似流之妙此言明乎大實本乎人也辨異端似

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

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已

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

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感人也乘其迷暗
 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昔之害揚墨申韓是也今之害老佛是也淺近
 故迷暗者為所惑深遠故高明者反陷其中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
 足以開物成務自謂通達玄妙實則不可以有為於天下言為無不
 周遍實則外於倫理自謂性周法界然實窮深則外乎人倫物理
 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堯舜之道太中正窮深極微是過
 也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
 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
 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

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蕪蕪聖門之蔽塞關之
 而後可以入道淺陋固滯者如刑名功利之習訓詁詞章是也學者不入於淺
 陋固滯則必入於老佛之空無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
 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
 學者之所傳耳以上一節言學道之本末與其關異端正人心之大略也先
 生之門學者多矣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
 獲其益如群飲於河各克其量先生教人自致
 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洒掃應對至於
 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

處下而闕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此一節言教人

之道本末備具而循序漸進惟恐學者厭卑近而務高遠輕自肆而無實得也先生接

物辨而不間是非難明而感而能通感而教人亦不絕之

而人易從教人各因其資而怒人而人不怒

當怒而心平氣和故不怒賢愚善惡咸得其心愛而公故咸

狡偽者獻其誠待人盡其識而暴慢者致其恭誠服者真實而

待人盡其禮而聞風者誠服非勉強聞風而

不忍以非禮加之服則無遠覲德者心醉盛德所形見者熏雖小

人以趨向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

私未有不以先生為君子也先生以議新法不

時用事者亦曰伯淳忠信人也則其言行之先

生為政治惡以寬開其自新之處頽而裕得其

且順乎理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眾為應支逃責

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眾憂以

為甚難而先生為之沛然法令峻密而先生未

然而處之有道故不見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

礙為之有要故不見其難方監司競為嚴急之時其待先生率

皆寬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忠信懇惻足以感

而得遂先生所為細條法度人可效而為也至其所為遂其道之而從動之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政令設施可倣而行道化乎感不可力而致○以上一節言為政之道○明道先生曰周茂叔窗前艸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本注云子厚觀遺書下同○天地生意流行發育惟仁者生○生之意充滿胸中故觀之有會於其心者○張子厚聞生皇子喜甚見餓芋者食便不美此西銘之意亦其養德之厚故隨所感遇蹶然動于中而不可遏初非擬議作意而為之也○伯淳嘗與子厚在興國寺講論終日而曰不知

舊日曾有甚人於此處講此事呂原明曰此處如此等語道人說○謝顯道云明道先生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外書下同○所謂望儼然即之也溫○侯師聖云朱公揆見明道于汝歸謂人曰尤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游楊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覺顧謂曰賢輩尚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之雪深一尺侯良字師聖朱尤庭字公揆皆程子門人也明道接伊川和粹伊川師道尊嚴皆盛德所形但其氣質成就有不同耳明道○劉安禮云明道先生似顏子伊川似孟子

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益於面背樂易多恕終日
怡悅立之從先生三十年未嘗見其忿厲之容
附錄○明道先生質之美養之厚德之全故其粹然發見從容豈弟如此百世之下聞之者鄙夫寬薄夫敦而况於親族之者乎
○呂與叔撰明道先生哀詞

云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文強識躬

行力究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溘然心釋洞見道

體識記也博文強識博學也躬行力究力其造行也察倫明物以心物格而知至也

於約也雖事變之感不一知應以是心而不窮

雖天下之理至衆知反之吾身而自足應感無窮而實

本乎吾心物理散殊而皆備乎吾身言其學雖博而有要也其致於一也異

端並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致一者而守之定故邪說不能移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也其養之成也和氣充

浹見于聲容然望之崇深不可慢也遇事優為

從容不迫然誠心懇惻弗之措也和易而有濟蓄寬裕而懇

也其自任之重也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

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為已病不欲以一時

之利為已功自任之重所主心者遠不妄於小成不爭心於近功其自信之

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所安雖小

官有所不屑志若可行不潔其去以為高義○
呂與叔撰橫渠先生行狀云康定用兵之時先
生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
公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
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
猶以為未足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
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見程伯
淳正叔于京師共語道學之要先生渙然自信
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

本注尹彥明云橫渠昔在京師坐虎皮說周易
聽從其衆一夕二程先生至論易次日橫渠微
去虎皮曰吾平日為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
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愚謂
此可以見橫渠先生勇於從善無一毫私吝之
意非大公至明孰能如是晚自崇文
移疾西歸橫渠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
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
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學
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
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進說並見前嘗謂
門人曰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

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人於義理其初得於心者雖了然無疑及宣之於口筆之於牘則或有差故命辭無差則所見已審以是應酬事物知明理精妙用無方矣是皆窮理致知之功素立而非勉強擬議於應事之時也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諭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非其義也不敢以三毫及之德貌嚴毅而中誠惻惻故與人久而益親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人心服而不敢加以非義○橫渠先生曰二程從十四五時便脫

然欲學聖人語錄○朱子曰伊川好學論十八向長進定性書是二十一二十三詩作是時遊山諸詩皆好



近思錄卷之十四終

石渠堂重校梓

徒維滄灘寬文癸丑年

石渠堂重校梓

姑洗月焉逢敦牂日

柳馬場通二条下町

吉野屋權兵衛刊行

石渠堂重校梓

石渠堂重校梓
吉野屋權兵衛刊行

